

收稿日期:2022-02-11

## 民歌唱本中俗字的成因及其价值

周玉波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200)

**摘要:**俗字即俗体字,为异体字的一种。民歌唱本中的俗字,分为某一地区某一时代民歌唱本中的俗字、仅见或多见于民歌唱本的特异性俗字、见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民歌唱本中的通用性俗字等多种类型,形成原因不一,最主要目的是为了省工省时易认易记。民歌唱本中的俗字,是了解不同地区民众语言习惯、民俗风情以及民歌在民间传播接受过程的有用材料。在语言文字演进史、社会文化史与民歌发展史等的多重场景中,揭橥民歌唱本中俗字形成的背景,梳理俗字与方言俚语及特定时期、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的关系,探究其生成、流行的一般规律,总结此类俗字之于民间文献整理、民俗研究乃至文字改革、民众教育、文化启蒙的特别意义,很有必要。

**关键词:**民歌唱本;俗字;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H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2)03-0079-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民国歌谣整理与研究及电子文献库建设”(152DB078)。

**作者简介:**周玉波(1965—),男,江苏沭阳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与传统民歌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2.03.041

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认为,所谓俗字,是相对于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张先生并引唐颜元孙《干禄字书·序》云:“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sup>[1]</sup>俗字的生成、使用与流行,不是单一的语言文字现象,而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张著又云,传统的经、史、子、集刻本俗字有限,宋元以后俗字较为集中的是以下两类材料:一是坊间俗文学作品刻本,其中又以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为主,其间使用的俗字最为繁多;二是碑刻文字,宋元以后的碑刻文字中,俗字的数量也很可观<sup>[1]31</sup>。近百年来,俗字研究者据以取样的文献,亦确实集中于上述两类材料,第一类“坊间俗文学作品刻本”中,基本固定为小说与戏曲作品刻本。事实上,使用俗字最为繁多的俗文学作品,并不局限于刻本一种形态,抄本、写本中同样有着大量的俗字;与小说、戏曲作品相比,存世量更大、与民众关系更为密切的民歌唱本文献中,也同样留存着大量的

俗字,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即云:“唐人之俗写,沿汉魏六朝旧习,而集其成,尤其受北魏碑体影响甚大!……当时俗写,甚为普遍,并不择事而施。……夫以当时封禅之尊崇,石刻之郑重,尚且恣意造作如此,何言乎坊村小曲唱本,原为随用随弃者乎!”<sup>[2]</sup>令任先生感慨颇多的“坊村小曲唱本”,即本文所说的“民歌唱本”,历代民歌唱本中种类繁多、体量庞大的俗字,尤其具有研究的价值。

### 一、民歌唱本中俗字的一般情形

本文所说的民歌,是指流传流行于城市乡村、反映民众物质文化生活面貌、表达民情民意的一切口说(谣)与合乐的歌的总名,又称俗曲、时调、小曲。口传心授是活态民歌传承繁衍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历代文人、艺人、书商还以刻本、抄本、写本等方式,创作、抄录了大量的民歌内容,这些历代累积的记录民歌内容的文献,统称为民歌唱本。如上所说,民歌唱本中多有俗字,历史久远,种类繁多,如任二北所说敦煌俗曲《下女夫词》,“贼来须打,客来须看,报道姑娘,出来相看”中的“娘”,即是“嫂”的俗字。受存世实际情形与作者个人闻见的限制,本文所说的“民歌唱本”,特指明清以来由各地书坊梓行或由文人、艺人制作的民歌唱本文献,形态有木刻、石印、排印、手写等。

约而言之,民歌唱本中的俗字,可分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通行于某一地区、某一时代民歌唱本中的俗字。

如明代江南吴语区民歌唱本中的俗字,其中又以冯梦龙辑《挂枝儿》《山歌》中的俗字最为典型。冯梦龙辑《挂枝儿》《山歌》中的“啥”多作“儻”,如《山歌》中《姐儿生得》云:“姐儿生得好个白胸膛,情郎摸摸也无妨。石桥上走马有得儻记认,水面砍刀无损伤。”<sup>[3]</sup><sup>37</sup>《恨》云:“小阿奴梳洗出房门,看见子个狗恋了失落子个魂。迭子迭万顷再迭迭,我里个冤家做儻人。”<sup>①</sup>两处“儻”的本字均是“啥”。“那”多作“邨”,《挂枝儿》中《箫》云:“奴好似玉箫儿受尽千般气,想当初你与我声口儿相依,谁知你放手轻抛弃。音响儿不见你,邨一节不是虚。自笑我有眼无心也,颠倒挂着你。”<sup>[3]</sup><sup>221</sup>“邨一节”之“邨”,本字为“那”。明代文献,包括俗文学作品的刻本写本,《挂枝儿》《山歌》之外,“啥”“那”多用正体,鲜见有写作“儻”“邨”者。《明清小说俗字典》中有“儻”,见康熙元年刊本《春柳莺》第三回《毕小姐丝桐露调 石秀才玉箫断肠》,小说中“不是奴意儿痴邪,羨文君不恋豪奢”的“奢”,作“儻”,但显是误刻,性质与民歌唱本不同<sup>[4]</sup><sup>541</sup>。《挂枝儿》《山歌》中的“儻”“邨”,使用频繁,且有同一首中,“啥”“儻”“那”“邨”交替出现者。此种俗字,与以“儻”替“你”的方言字性质不同,“儻”为方言字,而非“你”的俗字。

另如“丢”。《挂枝儿》中《情长》云:“旧人儿抱怨我与新人厚,新人儿撺掇我把旧人丢,总恩情莫论新和旧。旧人也不舍,新人也不丢。一个儿天长也,一个儿地久。”<sup>[8]</sup><sup>27-28</sup>《做梦》云:“我做的梦儿到也做得好笑,梦儿中梦见你与别人调,醒来时依旧在我怀中抱。也是我心儿里丢不下,待与你抱紧了睡一睡着。只莫要醒时在我身边也,梦儿里又去了。”<sup>[8]</sup><sup>34-35</sup>两处“丢”,都是动词,丢开、抛弃意,即扬雄《方言》所说“丢,一去不还”,用正体。另有《耐心》云:“熨斗儿熨不开眉间皱,快剪刀剪不断我的心内愁,绣花针绣不出鸳鸯扣。两下都有意,人前难下手。该是我的姻缘,哥,耐着心儿守。”歌后有评曰:

后四句,一云:“两下情都有,人前怎么偷。只索耐着心儿也,终须着我的手。”亦佳,然末句太露。一又云:“香肌为谁减,罗带为谁收。这一丢儿的相思也,何日得罢手。”亦未

① 此歌见国家图书馆藏明写本《万锦清音》,上海古籍出版社《冯梦龙全集》失收。

见胜。<sup>[8]3-4</sup>

“这一丢儿的相思也”之“丢”，《明清吴语词典》释为量词，“一丢”即“一点”，“常用于形容小或少”<sup>[5]144</sup>；汤显祖《牡丹亭·寻梦》中“嵌雕阑芍药芽儿浅，一丝丝垂杨线，一丢丢榆荚钱”之“一丢丢”，亦即此意。《挂枝儿》此处仍用正体。但是，其《痴想》云：“俏冤家你怎么去了一向，不由人心儿里想得慌，你到把砂糖儿抹在人的鼻尖上，话又话不着，闻着扑鼻香。你到丢下些甜头也，教人慢慢的想。”后亦有评曰：“话着时，一丑砂糖，有何好处。慢慢的想，却是无穷受用。”<sup>[3]63</sup> 此处“一丑砂糖”之“丑”，亦是量词，指“一点”，本字是“丢”，首笔横撇反写，此种反写，在《挂枝儿》《山歌》中一再出现，反笔的“丑”因此成为“丢”的俗字。

“啥”“那”“丢”的俗字，均见于《挂枝儿》《山歌》而不见甚至少见于其他文献。

二是仅见或多见于民歌唱本中的特异性俗字。

北京百本张唱本《大初会相交》中有“湖广调”云：

一更里窗前月儿光寒，情人儿一去何日还。这一去咱俩就不能见，听见人说，不哟啫啫，你家里管的严。重两句。二人携手泪涟涟，叮咛嘱咐万语千言。别恨离愁割不断，跟班儿的着急，不哟啫啫，说待终二更天。重两句。二更里窗前月照花尖，分手容易见面难。你好比风筝的线儿断，任意儿飘飘，不哟啫啫，不知落那边。重两句。与你相交奴家从无有烦，那一点儿失神你的心寒。有什么过节儿说在当面，受了委屈，不哟啫啫，就死也心干。重两句。三更里窗前月儿正圆，事已到此不敢隐瞒。我待你是真心一片，老鸽子合度婆，不哟啫啫，为的是银钱。重两句。奴家有话也只好明言，从与不从也别为难。我早已立志发下了愿，在你身上从良，不哟啫啫，咱俩过几年。重两句。四更里窗前月转西南，情人儿留下了买卖钱。去了开发还剩一半，藏了几锭银子，不哟啫啫，每个五两三。重两句。手拉手儿出了门闾，伤心的佳人泪儿不干。许下了再来代些绸缎，做几件衣衫，不哟啫啫，随你把家还。重两句。五更里窗前月照雕栏，情人儿上马认蹬撒鞍。回头含泪说再见，就说我有事，不哟啫啫，不过两三天。重两句。佳人送客转回还，芙蓉帐内去安眠。这几天劳乏身子困倦，点上蜡拈儿，不哟啫啫，吃袋鸦片烟。重两句。<sup>[6]129-130</sup>

《大初会相交》是典型的北京民歌，用“马头调”，唱白相间。正文标明其定格，曰“逢白后俱带罢哟哎哟”，“逢”“罢”均用俗字，“罢”用“口”旁，是《汉语俗字研究》所说俗字类型中的“增加意符”一类。“罢哟哎哟”是民歌俗曲特有的虚腔。但是“马头调”插入的“湖广调”中的“不哟啫啫”是什么意思？在《白雪遗音》卷一，“湖广调”的定格这样的：

一更一点月影儿光明，对景的佳人好不伤情，耳内只听金风送，阵阵刮来，罢哟哈咳咳，遍体冷似冰。二更二点月影儿高，贤德的佳人好不心焦，多咱才把长城到，见见儿夫，罢哟哈咳咳，不枉走这遭。三更三点月影儿亏，劳乏佳人眼皮儿垂，梦入南柯刚然睡，不成美的秋风，罢哟哈咳咳，又往脸上吹。四更四点月影儿残，梦回的佳人泪珠儿不干，刚然才把儿夫见，展眼之间，罢哟哈咳咳，不觉两分残。五更五点月影儿收，无奈的佳人挽了挽头，眼含痛泪蛾眉皱，盼到天明了，罢哟哈咳咳，又要奔路头。<sup>[7]</sup>

也就是说，“湖广调”亦有虚腔，“罢哟哈咳咳”即是虚腔。虚腔多无定字，“啫啫”“咳咳”混用，即是不定字的结果，无所谓对错，《大初会相交》中的“不哟啫啫”，与《白雪遗音》中的“罢哟哈咳咳”同，也即“不”可视作“罢”的俗字。易“罢”为“不”，显是书者为了简省而故意写成，而“简省”，正是俗字类型中的一种。

百本张是北方唱本，南方唱本同样有此种因虚腔引发的俗字。扬州唱本《晓风残月》中“满江红穿边关调”云：

怕到春来又到春来,桃花杏花桃杏花儿开。曾记得与那并头莲儿两下分开,你好比蝴蝶花儿飞去不想回来。【边关调】春梅花儿开,嘏嘏嘏,杨柳两边排,蒲围子百花齐放开,嘏嘏,春归去就把奴心急坏。【满江红】怕到夏来又到夏来,虞美人儿懒上妆台。可怜我瑞香花儿无心带,但不知芍药花儿几时回来。【边关调】夏兰处处栽,嘏嘏嘏,荷花满池台,倚靠栏杆手托香腮,嘏嘏,夏景天相思害得好不难挨。【满江红】怕到秋来又到秋来,你好比兰花心儿歪。可记得去年送你到丹桂花厅外,你说道北雁南飞方可回来。【边关调】秋菊花儿娇,嘏嘏嘏,梧桐叶儿飘,才郎一去路远山遥。嘏嘏,秋雁儿怎不带封情书到。【满江红】奴好比娇滴滴鲜花又被风吹雨打太阳晒,命儿里所该,想必是外面另有芙蓉花儿成就起来,玉簪花儿本是一个人人爱。【边关调】冬雪花儿飘,嘏嘏嘏,压倒老梅稍,乌云蓬松懒去把菱花照,嘏嘏,抛撇了我独坐香闺好不心焦。【满江红】怕到冬来又到冬来,天竺腊梅水仙花儿开,可怜奴销金帐内无心爱。但愿才郎早早回来,携手同去赴阳台,我与才郎两下和谐。<sup>[6]41</sup>

其中“哎哎叹”,正字当作“哎哎哟(哟)”,以“叹”易“哟(哟)”,是俗字类型中“改换声符”(约、幼→又)、“简省”(约、幼→又)与“音近更代”(约、幼→又)等的杂糅;在其他民歌唱本中,有以“吁”代替“叹”者,则是“改换声符”与“简省”的杂糅。此种因演唱实践中的虚腔而成的俗字,仅见或多见于民歌唱本,具有一定的特异性。

三是见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民歌唱本中的通用性俗字。此类俗字,其他文献亦有,但不若民歌唱本突出。如“鸳鸯”的俗字“𦇧央”,“绣”的俗字“秀”,“银”的俗字“良”,“凄”的俗字“栖”,等。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风陵文库有《进兰房》刻本云:“一更里进兰房,樱桃口呼唤梅香,银灯掌上,灯影儿沉沉你把门门门关上,灯影儿沉沉你把门门门关上。对菱花卸去残妆,听谯楼更鼓齐忙。暗自惆怅,细丝丝明月照在纱纱纱窗上,细丝丝明月照在纱纱纱窗上。二更里坐在牙床,入罗帏懒脱衣裳,盼想才郎,贪花的人儿你往何何何处逛,贪花的人儿你往何何何处逛。想当初何等情肠,到如今一旦全忘,泪流两行,负义人儿你把良良良心丧,负义人儿你把良良良心丧。三更里困睡朦胧,阳台上与郎相逢,叙叙多情,鸳鸯枕上好似鸾鸾鸾交凤,鸳鸯枕上好似鸾鸾鸾交凤。”<sup>①</sup>“鸳鸯枕上好似鸾鸾鸾交凤”中的“鸳鸯”,作“𦇧央”。

“鸳鸯”在民歌中出现频率极高,仅以刘半农审订、常惠编选的《北京小曲百种》中的“情歌类”为例,顺序而下,《照花台》有“怎么瞧怎么看一对美鸳鸯”,《探情郎》有“姐在房中绣鸳鸯”,《佳人钱行》有“鸳鸯两离难分”,《妈妈好糊涂》有“鸳鸯裤腿蛇皮带”,《斜倚栏杆》有“鸳鸯枕上劝多情”“鸳鸯枕上捉了好情”,《梅月五更》有“玉梅卿与月英一对鸳鸯”等,几乎无一首无“鸳鸯”<sup>②</sup>,各处“鸳鸯”,均作“𦇧央”。《说文》释“鸳”：“鸳鸯也。从鸟,𦇧声。”崔豹《古今注》卷中云：“鸳鸯，水鸟，鳧类也。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谓之匹鸟也。”“雌雄未尝相离”“匹鸟”云云，是指“鸳鸯”在文学作品中，已成情爱的符号，具有象征意义；民歌中“鸳鸯”的频繁出现、普遍存在，恰好反映了其“私情谱”即情歌的根本特征。因为出现频率高，笔画繁多，笔画的简省，既可节约唱本刻、写时间，又不会因此引发阅读接受障碍，是以绝大多数民歌文献中，“鸳鸯”均作“𦇧央”。《汉语俗字研究》以“简省”为俗字的一类，曰“省略某些‘不重要’的部分”<sup>[1]79</sup>，是“简省”的一种方法，“鸳鸯”省作“𦇧央”，即是省略“不重要”的意符，保留声符。

“𦇧央”成字，在民歌唱本中历史亦久。明成化间金台鲁氏刻本《四季五更驻云飞》中《咏四季

① 见 <https://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search.php>。为行文简洁与存真计，本文引用风陵文库、东京大学双红堂文库(<http://hong.ioc.u-tokyo.ac.jp/list.php>)及作者个人收藏民歌唱本，不一一出注，曲词文字讹误亦不径改。

② 《北京小曲百种》见黄进兴、刘铮云、李孝悌主编《俗文学丛刊》第612-614册，中国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

悲欢离合》云：“缘暗红稀，莺老花残春渐归。水面鸳鸯戏，枝上黄鹂对。嗒，见了泪淋漓。觑沟溪，无限凄凉，红叶凭谁寄，入户穿帘柳絮飞。”又云：“共入兰堂，暖帐红炉莫要忙。慢饮葡萄酿，拍手低低唱。嗒，昨日凤求凰。效鸳鸯，一对双飞，共歇梧桐上，莫信旁人话短长。”两处“鸳鸯”，均作“𪛗央”。“鸳鸯”作“𪛗央”，跨越不同地区、时代，有着普遍性、通用性的特点。

以上三种类型的俗字，无论是吴歌唱本中的“啥”“那”“丢”的俗字，还是虚腔“罢”“哟(呦)”的俗字，乃至有通用性色彩的“鸳鸯”的俗字，其共性是仅见、多见于民歌唱本文献，契合本文主题。民歌唱本中另有一类俗字，又普遍地见于其他通俗文学作品如小说、戏曲文献中，可名其为“共见性”俗字。如“学”通作“孝”、“觉”通作“尧”、“桌”通作“卓”、“娘”通作“外”、“钱”通作“钅”，在小说、戏曲文献与各地唱本中多见。“共见”体现了民歌与其他通俗文学作品同根同源的共性特征。

## 二、民歌唱本俗字的成因

民歌唱本中俗字的成因，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指民歌唱本中的俗字，种类、数量虽然众多，但相当部分俗字，是因唱本的制作、使用者知识层次低下(尤以艺人所用“江湖秘本”为最)所致，如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藏清末蜀刻本《双小曲》及扬州聚盛堂刻本、艺人传抄本中，“等”多作“𪛗”，“抬”多作“台”，“門”通作“门”，“蛋”多作“旦”，“爷”多作“𪛗”。此类俗字，多是因制作者识字无多、水平低下或对语言文字的规范性严肃性认知不够而有意无意形成，根本目的则是为了省工省时易认易记。此种因文化水平低下而生发的俗字，在民歌唱本中所占比例最高，契合民歌艺术及唱本的底层文化、草根文化与民间文化特征。

民歌唱本另有一种俗字，却非缺少文化所致。

如冯梦龙辑《挂枝儿》中多有“肯”字。其中《私窥》云：“是谁人把奴的窗来话破，眉儿来眼儿去暗送秋波，俺怎肯把你的恩情负。欲要搂抱你，只为人眼多。我看我的乖亲也，乖亲又看着我。”<sup>[31]</sup>《自矢》云：“玉人儿我为你一条心萦系，我也曾猜谜打诨要你心自知，看你不言不语是甚么样主意。我不比那无情汉，你也不要诈鹞突。若肯放一线儿的通融也，情愿头也割与你。”<sup>[31]</sup>《耐心》后有评云：

果肯耐心等，包你有个明白。只怕说人含糊，已更含糊耳。又曰：“志诚”二字，委实难言。一篇传恨，还地下之枯魂；千遍呼名，走屏间之彩笔。锦文织就，薄幸回颜；绿鬓吟成，才人挥涕。真情所至，金石为开。世无尾生倩女其人，只索大家含糊云尔。<sup>[31]</sup>

各处“肯”字，均作“𪛗”，此乃“肯”之古体(𪛗)的讹形。《说文》中“肯”用古体，作“𪛗”，释曰：“骨间肉𪛗𪛗箸也。从肉，从𪛗省。一曰骨无肉也。”此字颇有可议。明代文献，今体“肯”已是通用字，《明清小说俗字典》所列“肯”字六种，均是基于通用体“肯”的变形，无《挂枝儿》《山歌》中的古体；《宋元以来俗字谱》亦无“肯”的古体。《干禄字书》厘定字体，分俗、通、正三种，张涌泉以为所谓“通者”其实也是俗字，“只不过它的使用范围更大一些，流延的时间更长一些。换句话说，‘通者’就是承用已久的俗字”<sup>[11]</sup>。不佞看法与张先生稍异，私意以发展眼光看，“正”“俗”亦是相对而言，正体早起，俗体承用时间既久、范围既广，成为通体，人多荒疏的正体，偶有使用，反而几近俗体，此际“通体”即成事实上的“正体”。此其一。其二，现当代相当部分俗字，经广泛使用而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成为“通体”，进而收入官颁《汉字简化方案》，最终亦成为名副其实的“正体”。以“肯”字而言，“𪛗”较早见于字书，当作正体，但是明清两代已鲜见“𪛗”而只有“肯”，以“𪛗”为正体，“肯”为通体、俗体，显与用字实际不符，是以私心以为，冯辑民歌文献《挂枝儿》《山歌》中的“𪛗”的讹形“𪛗”，可视为因好古而成的俗字。

此种以古为俗的观点，非我独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一《经部》说《干禄字书》，列

“貌”字三种,以前两种为“俗”“通”,以“貌”为正,云:

是书为章表、书判而作,故曰“干禄”。其例以四声隶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后先。每字分俗、通、正三体,颇为详核。其中如……虫蟲、鬲鬲、商商、冻凍,截然两字,而以为上俗下正。又如兒,古貌字,而云貌正兒通。……虽皆不免千虑之失,然其书酌古准今,实可行用,非诡称复古,以奇怪钓名。言字体者,当以是为酌中焉。

“兒,古貌字,而云貌正兒通”并非“千虑之失”,而是如同以“肯”为正、以“冑”的讹形“官”为俗,是据用字实际作出的“酌中”判断,时移世易,俗、通、正亦可相应转换身份位置。俗字研究,当有如是与时俱进的观念。

《挂枝儿》《山歌》中因古而俗的俗字,不止一个。如上举《山歌》中《私窥》云“是谁人把奴的窗来话破”中的“话”。“话”字早出。《孟子·尽心下》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话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话之也。是皆穿逾之类也。”赵岐注曰:“话,取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曰:“话,音忝。话,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话,即此意也。”《篇海类编·食货类·舌部》则曰“话,又云以舌话物,亦作舔”,由是知“是谁人把奴的窗来话破”之“话”,无“取”意,实即“舔”。清顾震涛《吴门表隐》卷十五云:“潘玉洁,母病目,舔久复明。闻父疾,策马驰归,堕地流血几绝。及歿葬毕,大恸死于墓下。”“母病目,舔久复明”之“舔”,是“以舌舔物”;“是谁人把奴的窗来话破”之“话”,亦是“以舌舔物”,“以舌舔物”即以舌触物,以使物破,也即《私窥》中的“话”当作“舔”。冯梦龙以“话”易“舔”,“话”实际上成了其时通用字“舔”的俗字。《明清小说俗字典》有“舔”而无“话”,“舔”有作“口”旁,引明刊本《古今小说》卷三十三《张古老种瓜娶文女》云:“韦义方把舌头舔开朱红球路亭隔看时,但见朱栏玉砌,峻宇雕墙。”<sup>[4]613</sup>此处“舔开”同“话破”。

《挂枝儿》《山歌》中多有古字,此亦正常,乃其辑录者文人习气使然。徐珂《清稗类钞》卷七十《文学类》云:“我国文人好用古字,故每为文,常搜罗古书中之僻字而用之,以为矜奇。而其所用之字,自皆有本原,人于是皆以为博,曾未敢有以杜撰之字为文者也。”<sup>[8]</sup>恽毓鼎《澄斋日记》亦说及此事,云:

安邱王氏筠云:考古义当严,适时用当通;世之好用古字者,由其所识本少也。此说洞中令人症结。余因思不特作字宜然,凡署地名、官名皆宜直用今名,方合遵王之道。今人好奇炫博,地名、官名必取秦汉唐宋,若以非是,则不免于俗者。人为本朝之人,而所处之地,所居之官,皆前朝之地与官,名实相违,大不可也。且今之所谓雅者,皆前人恒称之辞,其时上自士大夫,下至农工商贾,悉以为口头言语,了不为奇。今乃取其口头语袭用之以为雅,不特为有识所嗤,恐古人有知亦当笑其愚陋耳。<sup>[9]</sup>

文人好用古字的目的,是为炫博免俗,实则雅俗转换只在毫厘之间,“肯”与“官”、“舔”与“话”等的互动,正可作此类分析的案例,在民歌唱本文献中,此种互动,不具普遍意义,因为特别,特予一说。

### 三、民歌唱本俗字的功能与价值

诚如上说,民歌唱本文献中俗字的普遍存在,彰显了民歌唱本乃至民歌艺术的民间文化、底层文化、通俗文化属性,其价值意义体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民歌唱本中的俗字,可以成为研究不同地区民众语言习惯、民俗风情的有用材料。

《挂枝儿》《山歌》中的“啥”多作“儻”,疑与吴人土音“啥”近“奢”有关。章太炎《新方言》以为“甚么”是“啥”的音切,即以“啥”为“甚么”的合音;亦有人以“啥”为“什么”的合音;研究者又指是

说未妥,曰“啥”的本字或词源应为“何”<sup>[5]173</sup>。但是无论“甚么”“什么”的合音,还是“何”字,韵母均离“奢”近而去“啥”远,“儻”发音形态上近于“奢”,民歌以“儻”易“啥”,或即因此之故。

另如苏州民歌唱本《十约郎》云:

第一约郎约起头,约郎君白相五层楼。小阿奴娘四记半钟来走过,泡茶泡拉沿窗口。说窗口话窗口,眼观姐妮上子楼。扒拉茶馆台上说子三头两句恩爱话……第十约郎约到十月底,约郎君外头少去去。耐做小妹闲话要听两声,小姐妹淘里少讲起。说讲起话讲起,我外豆总归不出去。耐做小妹说话听句把,奴小姐妹淘里也搭你瞞瞞起。

《劝人五更》云:

一更一点月正圆,在时豆一劝,呀得呀,赌铜钱二字终勿要赞,少传传,赢子铜钱实在真显欢,呀得呀,身浪好着老皮襦,再想传,再输完,反本反勿转,呀得呀,挖空心思做未完,月反月勿转,无念豆想,只好当落个件老皮襦,呀得呀,原着个件破棉襦。

《六堂妹山歌》云:

三月燕子进堂前,二妹走到划龙船。天下只有船碰岸,今日为何岸碰船。红绫被收槽来,一对死央共枕眠。清纱帐子绕半边,细皮白肉表哥看。三月桃花满重豆,果然二妹想到手。叫我表哥来走走,进我房内心中忧。表哥哥不用忧,自我二妹爱风流。

各处“豆”均当作“頭(头)”,也即以“豆”作“頭”的俗字。此一俗字的产生,完全是因为吴语“豆”与“頭”的发音一致,只是声调稍有不同。

频繁出现的“船”的俗字“舩”,则带有显著的江南地区社会风俗特征,因为“船”是江南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用具,此类俗字的高频使用,正是一地社会风俗特色使然。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船,曰:“古言舟,今言船。如古言屨,今言鞋。”<sup>[10]</sup>《挂枝儿》《山歌》中,有“舟”少“船”。如《送别》云:“送情人直送到花园后,禁不住泪汪汪滴下眼梢头,长途全靠神灵佑。逢桥须下马,有路莫登舟。夜晚的孤单也,少要饮些酒。”<sup>[3]91-92</sup>《寄别》云:“想家乡不得已匆匆别去,多一句少半月又是来期,待相逢慢慢把衷情叙。恨只恨舟师忙解缆,同行客伴催。不得覩面的相辞也,我央人拜上你。”<sup>[3]100-101</sup>两歌均是“舟”。

“船”在何处?“船”以“舩”代。如《初别》云:“玉人儿辞别了径往他州去,撇下奴独自舩舱内好不孤栖,知几时和你重相会。明月穿窗影,清风过柳溪。好一个良宵也,可怜只少了你。”<sup>[3]102</sup>《劝》云:“俏冤家上前来一言相劝,我和你相交时比他在先,你待我比待他情儿觉冷淡。骑着两头马,踏着两头舩。内有一个湾儿也,看你怎生样儿转。”<sup>[3]124</sup>

“舩”实乃“船”的俗字,由“船”而“舩”,或是因字书中“船”右半的行书,近于“公”,是以“船”讹而为“舩”,终以“舩”为其俗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一《经部》收顾藹吉《隶辨》曰:“字源多错谬,舩船称再,体或不分。血血朋多,形常莫别。”“舩船称再”,即指“舩”“船”两字,不当重出。另清武英殿本《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第六十一云:

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醎酱千瓠,浆千儻,屠牛、羊、彘千皮,谷粟千钟,薪槁千车,舩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辎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漆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噉千,牛千足,羊、彘千双,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麩曲盐豉千合,鲙鯿千斤,鮑千石,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菜千种,子贷金钱千贯,节馥侏,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亦比千乘之家,

此其大率也。

在宋庆元元年(1195年)刻本《汉书》中,“缸长千丈”则为“船长千丈”,可知“缸”亦可视为“船”的俗字。冯辑《山歌》中多有“缸”字,如其《别》云:“滔滔风急浪潮天,情哥郎扳桩要开缸。挟绢做裙郎无幅,屋檐头种菜姐无园。”<sup>[3]71</sup>“开缸”实即“开船”。《洪武正韵》释“缸”,曰“许江切。舩缸,吴船名。又舩缸,船貌,俗以为船字,误”。由“缸长千丈”通“船长千丈”,知“缸”确可作“船”的俗字。细言之,“缸”有两重性,一是方言字(吴船名,许江切),一为“船”的俗字。

《挂枝儿》中有《送别》云:“送情人直送到黄河岸,说不尽话不尽只得放他上船,船开好似离弦箭。黄河风又大,孤舟浪里颠。远望舩竿也,渐渐去得远。”<sup>[3]100</sup>同一歌中,“舟”“舩”同时出现。明代戏曲选集《万锦清音》辑有此歌,“舩”径作“船”。据此改易,仍可证《挂枝儿》《山歌》中的“舟”“舩”实一,“舩”确为“船”的俗字。《送别》中“远望舩竿也,渐渐去得远”之“舩”,正字为“桅”,也即“舩”乃“桅”的俗字。吴语“危”“回”发音相混,写者潜意识中以为“桅”当作“舟”旁,是以有此之误。《汉语俗字研究》以“改换意符”为俗字的一种类型<sup>[1]50</sup>，“桅”作“舟”旁,即是“改换意符”的实例。

“船”的俗字“舩”“缸”多见于南方唱本,“观瞧”的“瞧”省笔作“哨”,“瞅”省笔作“眗”,则多见于北方唱本。

“哨”不见于《说文》,但有本字,俞樾《诸子平议》卷三十三“哨暝明”下有按云:

哨当从小。宋音眇,云一目盲也。范云“哨,目不明也”,意亦与眇同。眇从目,少声,哨从目,肖声。少与肖并从小声,其声同也。本或误从日,王涯以为古宵字。然宵何以从日乎?殆不然矣。提字之义,自来莫得其解。王云“提明自照”,“提明”谓烛之类,其说至为鄙陋。提当为睨。《说文·目部》云:“睨,迎视也”。“哨暝明”,谓眇而视明,正《周易》“眇能视”之义。范本明下有德字,因测而误,温公已正之。<sup>[11]</sup>

“哨,目不明也”,即“哨”的本义。民歌唱本的“哨”,少见用作“目不明”,而基本只表示“观看”,由“瞧”而“哨”,是典型的“改换声符”与“简省”的类型<sup>[1]57</sup>。如北京百本张唱本《薄多情》云:“薄多情,一进门来合奴哨,又来想白嫖。(白)合奴哨,想白嫖,连崩带骗好几遭。为你的脱空欠账奴受气,令人找你又找不着,罢哟嗷哟。(唱)今见你来奴好心焦,听我把你薄。(白)好心焦,把你薄,两次三番的花虎哨。应奴的替息如同搪账,花言巧语竟是老谣。”道光间北京唱本《时调雅曲二集》中《艳阳天》云:“春光明媚的艳阳天儿,和风儿荡荡杨柳儿依依,燕儿巧语莺儿叫,哎哟叫的人好心焦。呆痴痴盼郎不归,总有那嫩蕊鲜花桃李芬发,奴哇奴也是懒意观哨,辜负了美景良宵。”<sup>[6]84</sup>“合奴哨”“懒意观哨”中的“哨”,均是“观看”意,均是“瞧”的俗字。

与“瞧”“哨”情形相似者,有“瞅”的俗字“眗”。风陵文库藏清末民初北京书坊梓行唱本《新编十二月 老妈有意彪》有云:

正月里来老妈有意彪,主人面前会效劳,新年新节把脸绞哇,三寸的金莲小,鞋上花扎的好瞎,一举一动令人可哨,<sup>哇呼瞎</sup>一举一动令人可哨。老谷太太恩情本不薄,零钱工钱一概存着,拜年外得钱几吊哇,本男人要来找,拴驴车足够了瞎,不用担挑把鼓儿敲,<sup>哇呼瞎</sup>不用担挑把鼓儿敲。二月里来老妈有意彪,常哄阿哥门前站着,不擦官粉自来俏哇,小夹袄里边套,蓝布衫外边罩,过往人儿魂飞九霄,<sup>哇呼瞎</sup>过往人儿魂飞九霄。春风节令冷气渐渐消,早晚上街不是一遭,手提篮子在年少哇,好些人暗谈笑,都说是好大嫂瞎,老东老西夜难睡着,<sup>哇呼瞎</sup>老东老西夜难睡着,<sup>哇呼瞎</sup>三月里来老妈有意彪,桃花红柳垂绿条,清明佳节今已到哇,梳洗好打扮俏,身上衣全换了瞎,陪着主人去把纸烧,<sup>哇呼瞎</sup>陪着主人去把纸烧,<sup>哇呼瞎</sup>坟莹路远本系在



荒郊,两眼不住闲看麦苗,坐在车头伸着脚哇,青裤腿丝带绕,穿花鞋窄又小噻,车夫眼眍想把情调,车夫眼眍想把情调。四月里来老妈有意彪,天长日暖汗珠常抛,自觉气味多不好哇,把跟班哥哥叫,花汉冲香面稍噻,到了前门你要想着,到了前门你要想着。小跟班的满口答应着,立刻去买不顾路遥,珠宝市儿看字号哇,香面买把宅到,给钱文推不要噻,嬉皮笑脸口称留交交,嬉皮笑脸口称留交交。

其中“瞧”作“眍”,“瞅”作“眍”。“眍”“眍”成为北方唱本中常见俗字,无他,盖南方民众的语言习惯中,多称“看”“观”而少说“瞧”“瞅”。此种近于一地方言的俗字,体现了不同地区民众的语言习惯与民俗风情。

其二,民歌唱本中的俗字,尤其可以见出其使用者的文化习性。

通识以为,语言文字是社会生活的活化石,民歌唱本中的俗字,同样体现了这一特征。上述《挂枝儿》《山歌》中“肯”“船”等的俗字,是因唱本编撰者好古心性使然,“好古”即是一种文化心性。另清末民初苏州恒志书社梓行唱本《西河栏杆叹十声》云:

西河栏杆可叹第一声,鸳鸯那格枕浪末劝劝奴郎君,路浪鲜花少要去采,趁轮船搭火车自己要当心,说不郎来听,小妹妹是僚格知心着意人。西河栏杆可叹第二声,贤妹妹僚勿必常常挂在心,路浪鲜花那有工夫弃采,趁轮船搭火车自己会当心,说不贤妹听我,又那格不是末四五岁读书小官人。西河栏杆可叹第三声,昨日仔夜里向可是僚擗门,本当开门出来迎接僚,又恐怕小赤佬来试小妹心,说不情哥听,下二会来门叫声小妹名。西河栏杆可叹第四声,昨日你夜里向是我来门,辣僚擗门前来走过,耳听得僚房间里,辣块辣块一个江北人,说不我来听,倘然勿说出来末烂断僚格肚肠根。

歌中“昨日仔夜里向可是僚擗门”中“擗”,当是“碰”的俗字。如上所说,民歌唱本包括绝大多数俗文学作品刻本写本中的俗字,是因制作者识字无多、水平低下而有意无意形成,主要目的是为了省工省时。而“碰”的俗字“擗”,则是例外,恒志书社唱本中有“碰”字,如《十请郎》中的“叉叉麻雀碰碰小和”“兜来兜去勿碰头”“倘然碰着朋友情哥切勿讲起”,均用正字,惟独“擗门”中用俗字,是因写者以为“擗门”乃以手拍打门环,“擗”较“碰”更具形声会意的功能。此种明知有正字而另造俗字的行为,性质与冯梦龙弃“肯”“船”的正字不用而以古体替代相似,是吴地文人文化自信、自傲、自恋心态的自然流露。

其三,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形态民歌唱本中俗字的仔细梳理,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底层民众使用俗字的实际,探究俗字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本文作为例证的材料,以明代吴中名士冯梦龙辑《挂枝儿》《山歌》、晚清扬州民歌集《晓风残月》以及北京百本张、扬州聚盛堂、苏州恒志书社等梓行唱本为主,此类唱本,量大易见,适合用于讨论。客观而言,此类唱本,与习见的小说戏曲刻本相比,在文献形态上的区别并不明显,区别明显而向来不为人重视的,是存世量大、文字质量低、多为私人抄录、在民间流转流传的所谓江湖秘本,此类唱本中的俗字,更具民间性、民俗性,也更具讨论的价值,严格意义上的“民歌唱本”,应该主要指此类文献。笔者藏有清末民初郑州民间婚嫁喜歌唱本数种,其中一种,俗字满纸。如云:

开门开门真开门,上宾皆自读书人。读书之人知礼义,何不早早开龙门。关门娘子笑嘻嘻,笑我礼生何有益。何不开门早相见,二人早今为夫妻。自从五十入大孝,文章诗句皆琢磨。莫道礼生无诗句,再吟千首又如何。水有源来树有良,莲花脚从藕上生。媒妁本是亲口说,今日桃花洞里仙。一人一步入洞房,二人二步花烛光。三行三步同相见,四行四步结成双。十里路来群里香,新人对面两相当。同男同女同相好,好似死央配凤凰。

歌中“开门”“礼”“学”“根”“藕”“烛”“双”“好”“鸳鸯”等均用俗字。《汉语俗字研究》引胡适为《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所作的“卷头语”云：

这二千年的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变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例如一个钱字，有十六画，小百姓嫌它太难写了，就改用一个四画的“彳”字。又如“萬”字改作“万”字，“劉”字改作“刘”字，“龜”字改作“龟”字，“亂”字改作“乱”字，“竈”字改作“灶”字，“蘆”字改作“芦”字，“聽”字改作“听”字，“聲”字改作“声”字，“與”字改作“与”字，“靈”字改作“灵”字……这些惊人的大改革，处处都合于经济的一个大原则。小百姓总算尽了他们的力了。<sup>[1]195</sup>

大名士冯梦龙辑《挂枝儿》《山歌》中的俗字，与胡适所说的情形距离稍远，婚嫁喜歌唱本中的俗字，才是真正的“中国的小百姓”在汉字形体上所作的改革。“小百姓”所作的改革与文人雅士所作的改革，共同绘就了千百年来汉语俗字发展史的瑰丽画卷。从这个角度说，不同性质、形态的民歌唱本中的俗字，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人群使用文字的心态、习惯，具有同等的研究价值。

其四，民歌唱本中俗字的研究，丰富、拓展了汉语俗字研究以及“民歌学”场景下“民歌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内容。

《汉语俗字研究》论俗字特点，分通俗性、任意性、时代性、区别性、方域性等项，“方域性”云：

俗字在其流涎之初，总是在较小的范围内被使用，因而或多或少有一定程度的区域特征。《颜氏家训·书证》云：“吴人……呼绀为禁，故以彳傍作禁代绀字；呼盞为竹筒反，故以木傍作展代盞字；呼鑊字为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大般涅槃经》第一卷音义：“《埤苍》：稍，长丈八尺也，……或作槩，北人俗字也。……或作鋤，江南俗字。”<sup>[1]135-136</sup>

此处所谓“北人俗字”“江南俗字”，均指俗字的使用，与人群、地理、区域有关。吴人“呼绀为禁，故以彳傍作禁代绀字”云云，则指俗字与土音方言亦有紧密的联系。上述《挂枝儿》《山歌》中“儻”“邨”“舩”等，均属“方域性”俗字中的“江南俗字”，“眇”“眇”则是“方域性”俗字中的北方俗字。

《汉语俗字研究》又云：“除了地区性的俗字以外，各地还流行一种行业性或团体性的俗字。”<sup>[1]138</sup>说唱在我国历史极为悠久，客观上已经成为特定人群赖以谋生的行业或行当，民歌唱本中的俗字，通行通用于民歌的传播与接受全过程，因此民歌唱本中的俗字，完全可称为“行业/团体性”俗字，其与《干禄字书》所说“籍帐、文案、券契、药方”等中的俗字类似，均代表着一个具体的“行业/团体”，体现了俗字实用性、民间性的个性特征。近年笔者提出建构“中国民歌学”理论体系，“民歌学”理论包含了“民歌地理学”“民歌语言学”等内容，民歌唱本中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方言俗字，强化了民歌叙事的张力，属“民歌地理学”“民歌语言学”等的研究范畴，民歌唱本文献中的方言与俗字研究，亦是“民歌学”理论研究的细化与拓展。

除此之外，向来的研究者，多是在语言文字学的框架内讨论俗字的形成与使用情形，在人类社会基本交际工具的层面，肯定俗字在简化交际成本、便捷人际沟通与推进教育普及等方面的作用。实际上，俗字的“俗”，在通俗、俚俗之外，还有着习俗、风俗、民俗的义项，长时段、群体性的习惯，即成为事实上的民俗，唱本中使用俗字的“习俗”，与作为社会文化民俗一种的传统民歌，在“俗”的本质特征上实现了共鸣共振。民歌唱本中历史久远、普遍存在、使用人群广泛而又具有行业/团队性特点的俗字，与民歌这种根植于民间、深受民众喜爱、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原生艺

术,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民歌唱本中的俗字,与民歌本身、民歌承载的方言及其他民俗风情一起,客观上已经成为一种显在性的“民俗文化”,成为“民歌民俗学”“民歌社会学”“民歌文化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换言之,民歌唱本文献中的俗字,所承载蕴含的内容、功能极为丰富,不可仅以交际工具视之。

### 参考文献

- [1] 张涌泉. 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2] 任二北. 敦煌曲初探[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119-120.
- [3] 魏同贤. 冯梦龙全集:第 42 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4] 曾良,陈敏. 明清小说俗字典[M]. 扬州:广陵书社,2018.
- [5] 石汝杰,宫田一郎. 明清吴语词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 [6] 周玉波. 清代民歌文献时调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7] 王廷绍,华广生. 明清民歌时调集:下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77.
- [8] 徐珂. 清稗类钞:第 29 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9.
- [9] 恽毓鼎. 澄斋日记:第 1 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77.
- [10]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3:407.
- [11] 俞樾. 诸子平议[M]. 北京:中华书局,1956:668.

## Popular Form of Characters in the Libretto of Folk Songs

ZHOU Yu-b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200, China)

**Abstract:** Popular form of characters is a variant typ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field of folk song libretto, the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viz. which appear in a certain area and a certain period; which appear in different areas and different periods, and which mainly or only appear in folk song libretto. The main purpose of creating these variant forms is to save labor and time, making them easy to recognize and remember. They are useful materia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habits, folk customs and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folk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evolution history,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and folk song development history, it is necessary to reveal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rm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variant forms and slang and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 specific period and region. This paper sets out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ir formation and acceptance, and the significance for folk literature collation, folk custom research, even reform of the writing system, public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folk song libretto; popular form of characters; folk custom; culture

〔责任编辑:何敏敏〕